



图片选自百度网

故乡

老屋

刘力

岁月冲不断感情的长河，冲不散我对老屋的记忆。老屋，封存着往事，安放着乡愁。

老屋在赣南宁都的大山深处。那个特殊年代，父亲挑着我来到了一个叫竹森下的村子，不通公路不通电，起初居住牛棚旁，后来有位村民空出一间旧屋、一间厨房，稍做修整，便是老屋的全部了。老屋成了我梦想的启航地。

土坯垒成的墙，几根木头架房梁。除了床，还有张桌子。传统的泥灶，脸盆架旁堆着柴草。大雨时，只好用脸盆接水抢险。屋内窗户很高，木格窗糊着油纸。年幼对老屋的记忆不多，只记得老表放在门口的鸡蛋、咸菜、薯包子、芋包子，那是善良的人在极度困境下的帮扶。夜深时爸爸点起蜡烛驱散屋内昏暗，与几位年轻叔叔唠嗑……我，固执地把朱叔叔写成了“猪叔叔”。结识的小伙伴也会把我拉出屋子，到外面空地玩耍，直到母亲喊儿吃饭。屋前小沟，偶尔还有小鱼游着；屋后小山坡，每到春天便盛满青青草盛开艳艳杜鹃。

到了读书年龄，便见到了邻村瑶下的又一间老屋，瑶下村小的财产尽在其中：松木拼成低矮厚实的门，生了铁锈的锁守卫着屋内泥土的地板。白加黄的泥墙，遇雨则渗水，像条闪亮的黄虫，如油画。

老屋后墙有四扇大窗，可以借光学写字了。这间老屋伴我两年启蒙。是复式班，三个年级的二十多名学生混在一起上课。老师浓浓的乡音，渊博的学识，幽默的语言，便是启蒙了。

有一天暴雨，女同学紧护书本，男同学为老屋加固，老师冒雨抱着背着我们转移，汗水、雨水、泥水交织，陈老师栽倒地上，倒让几个学生抬到了赤脚医生家里。

两年后，我随父母离开了借住五年的竹森下老屋和启蒙两年的瑶下老屋。只留下走时的匆匆一瞥。

冬去春又来，离开大山进城。那时信息闭塞，加之求学的我越走越远，便空留怀念。终于有次遇一老同学，听到一消息：老屋一角在雨中塌了，陈老师为抢出那些破旧的桌凳，被压在了泥坯下，送进了几十里外的公社卫生院，半个月后，他跛着脚回到瑶下小学，又走上了他心爱的讲台。

终于有一天，抛开了公务，邀上已是省农科院总工的同桌，遥遥千里回到赣南深山，回到久违的老屋，寻找失落的童年。已是村支书的同学等在路口，年迈的陈老师仍跛着，候在村委会。

一别数十年，恍若换人间，我努力地寻找老屋的记忆，却踪迹全无，只有村头那棵古樟树还能唤回点滴记忆。村支书说，你们回来晚了，曾经玩耍的空地，已经立起幢幢小楼，摸鱼的小溪，良田紧相连。站在竹森下老屋空地前，终于有位老人捡起了记忆：“你是刘干部的儿子？他还好么？”这老人的父亲便是借房子给我家五年的老表。

陈老师取出了几十年前给我们烤火的“火笼”，说着这几十年的变化。推土机推掉了旧居、校舍，却留下了厚实的财富。她的温度，她的魂魄，她的往事，经年越远越清晰，我走的时候，老屋还在，我回来的时候，老屋走了，带走了清贫的岁月，留下了满满的回忆。

离开竹森下，离开瑶下。临别，天空飘细雨，是老屋的泪水涟涟，和着我的泪水，流成一片深深的眷恋。心中唱着两首歌，抹不去的萦绕，挥不尽的缠绵。“高楼万丈平地起……”“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

指缝太宽，时光太瘦，一辈子真的很短。远去的时光长成深情的茧，剥不去乡情朗朗。我心中的老屋依旧静静立着，我依然是老屋里的孩子。

纪实

到了晚年，她还为中关村老年英语学校教英语，而且完全是尽义务，分文不取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体贴妻子的屠善澄在家中也和在工作中一样“勇挑重担”。许多家务事，尤其是高难度、高强度的事，不等妻子说话，他就会挺身而出。孩子病了，他二话不说，抱起来就往医院跑。什么东西坏了，他不言不语地就会把它修好。中国的科学家既爱国也爱家，只是有时为了国而不能顾及家，但那是出于一种更博大的爱。

屠善澄一家在13楼住了近半个世纪。他的房子越住越旧，可是他的思维却越来越活跃，取得的成就也越来越多。实事求是地说，他也有常人的烦恼，有普

通科研工作者常会有的意见和不满，但那都是针对工作中的问题，对于自己的房子和待遇，他从来没有过丝毫的不满。后来空间研究院要给他调新房了，让他和他的老邻居、老朋友杨嘉墀一起搬到宽敞的新居去，他反倒“不满”了，嫌新房子还要装修，嫌搬家麻烦等。

真正的科学家就是这样，不求出有香车，人有豪宅，只求有一个安定的环境，能让他们的思维不受干扰，任意驰骋。他们也不求高官厚禄，荣华富贵，只求给他们一个探究真理、报效祖国的机会。屠善澄院士的一生都在这样做，直到生命停息的那一刻。2017年5月6日1时14分，屠善澄因长期患病治疗无效，不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67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连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67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船尾的地方，正对着小莲坐下来，压低声音说：小莲，你真好看。

小莲看一眼嵇子霖抿着嘴没有出声。

嵇子霖长着一张讨女孩子喜欢的脸，皮肤白净，嘴巴也甜。

小莲心里对这个男人说不上喜欢但也不是很讨厌。

小莲看着嵇子霖说：嵇子霖，你到底是干嘛的呢？细皮嫩肉的，不是书房里的先生吧？

嵇子霖：我是……嵇子霖抬头看看周围的人，把到嘴边的话又咽回去，他是八路军的交通员，但他不能说出来，然后说：做生意呢。

小莲摇着头说：看不出来，不过你唱的山曲儿倒是很好听。

嵇子霖听见小莲夸

奖他，就说：想听吗？

贺小莲看看下雨的天：这能唱嘛？

嵇子霖盯住小莲：就给你一个人唱！

嵇子霖往前凑了凑，低低哼起来：

猛然回头看，舟船那水上行。船舱里坐了一位花大姐哎，实爱煞人。

大姐生得俊，整齐又周正。说她年纪轻，不过二八春。

嵇子霖一边哼一边看着小莲，小莲听得脸微微红起来：

三月里桃花绿嘴嘴，剥了皮皮流水水。咱二人相好一对对。

小说

亲人
故乡行
张永清

早春二月，乍暖还寒，带着众姐妹的托负，怀着悲伤的心情，我回到久别的故乡，送亲爱的舅舅最后一程。

隰县，黄土高坡上的小城，是我妈妈出生的地方，是我父亲曾经奋勇抗敌、誓死保卫、洒泪洒汗洒血的地方。那一年（大约是1943年），凤凰山脚下，靠近佛地洞天“小西天”的一个村落，父母结缘一生。

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，独自漂泊的父亲，终于在这里有了家，有了亲人。黄土地用它的厚重，隰县人用他们的纯朴和亲情接纳了张姓人。这里从此成为了我们心中的家乡，一个唯一能称得起“回”字的老家。

后来，那些困苦的年代，妈妈拖儿带女，娘舅亲人们用他们从黄土地里刨

出的粗粮野菜，姨娘、妗子煤油灯下熬夜纳底做下的布鞋，接济着外甥男女。至今，我依然忘不掉米面馍馍的香醇，杏干、肚梨的酸甜，和那些想起就口流酸水的青李子、山杏、大金梨。

时过境迁，再次踏上这片热土，皮厚肉粗的大金梨已被享誉全国的玉露香梨替代，让妈妈魂牵梦绕了一辈子的“桃园里”土窑，已不复存在。老一辈的亲人们相继离世，但满眼望去的沟沟壑壑、沟沟里的牛羊、树树上的鹊窝、最有特色的乡音，依然是那样的亲切。

愿我们后人永记乡愁，乡音。不忘亲情，让亲情像黄土高原一样朴实而厚重。

离别之际，再深情地呼唤一声——舅舅，人生离散无常，心中思念永久。

父母
我与父亲的数字情缘
三
门

我和父亲，与3、6、9这几个数字，好像都有缘。

我生于1969年，兄弟3个，行3；妻子生于1973年，30岁有了儿子，儿子1999年出生；我的笔名是三门，QQ号、小灵通、座机、手机号、第一个车号、上班日期、工作的发行站等等，都和3、6、9有关。我和父亲的年龄差是33，父亲和我儿子的爷孙年龄差是63。

父亲是独子，爷爷对他格外疼爱，可惜爷爷仅仅活了39岁就撒手人寰，奶奶经受不了生活压力和爷爷去世的刺激，精神失常，46岁也走了。父亲为了活路，十三四岁时一个人夹着铺盖卷，坚定地走向太原，在当时的二战区做过小护工，在私企织过袜子，小小的个子都够不着机器，做工要站在凳子上。

父亲格外惜子。上世纪60年代特殊时期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父母本已有一女二子，父亲还是坚持让生下我，由此有了晚生子“黑老三”。亲戚中走得近的老姨夫、大爷，多次和父亲商量，把我过继给人或换出去，但父亲不为所动，常念叨不舍得，在他眼里孩子是最金贵的。

去年清明节，我陪父母回了趟老家。回来不久，就感觉到父亲身体大不如前，体力明显不好。

去年8月的一天，母亲急匆匆给我打电话说：你爸爸浑身抖。我放下手里的事，马上赶回家，背上父亲，开车去了医院。父亲住院后，大夫对我们子女说：情况不太好，乐观点也就三到六个月。子女们尽心伺

候，可无论如何也没挽留住他老人家。父亲去世前一天晚上，我陪他时没觉得异样。第二天早上接到母亲电话，我急忙赶回，遗憾的是没见到老人家最后一面。父亲住院到去世仅仅16天。

父亲去世，我万分悲痛，常常不能自己。在我住的小区，有段时间我都不愿意下楼，父亲的影子经常闪现在眼前，他曾在那儿坐过，和人聊天，晒太阳……我多次去他老人家坟前看他，想和父亲说说话：他孙子考研正忙，我在单位遇到好人帮扶……

父亲80岁生日是我一手操办的。父亲一生坎坷，虽只有初小文化，但靠自己努力评上中级职称，担任过太原织染厂厂长，正科级退休。

我搜集、整理、筛选了一些资料，和父亲聊过往，一起总结家风家训，做PPT，历经几个月终于在父亲生日前完工。生日那天，全家其乐融融。我撰写的寿联是：恭祝安康，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兴家立业万年青（暗含四子女名字中一个字祝、立、东、海），我把全家福及家庭照片编辑做成台历等等，父亲满意地笑了。

记得小时候一篇作文的题目是：《我最崇拜的人》。我开头是这么写的：我崇拜革命志士，是他们抛头颅，洒热血，才换来我们的新中国；我崇拜科学家，是他们埋头苦干，敢叫日月换新天；我也崇拜飞行员，自由翱翔在蓝天是多么神气和自豪，但我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亲……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67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67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不知为什么冷娃一点也不喜欢嵇子霖，不喜欢他那张小白脸，不喜欢他和小莲黏黏糊糊，总而言之，在冷娃看来，嵇子霖身上没有一点让人喜欢的地方。

嵇子霖说着：没关系没关系，冷娃哥没看见。

小莲故意拉着嵇子霖：走，上船。

船开了，嵇子霖挪到